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二

宋 楊萬里 撰

墓表

右司王僑卿墓表

南粤負山控海毗獠相錯為一都會凡奉詔條為部刺史匪得其人則帥守頡頏殆若覊縻自淳凞戊戌以迄辛丑凡四年間有以小司寇帥番禺者既憸且忮礪齒

思噬倚門人為諫大夫怗勢旁行聲氣出部刺史上小迂厥指輒以飛語聞於是護漕布憲常平諸使者如葛世顯如黄溥如李綸如趙公瀚咸被嘖言繼繼坐黙齰舌而斃弗敢枝也帥既連得意同時使者鷙者靡伉者攝獨括蒼王公司平凖監祥刑領餽饟凡三易使者節弗詭弗茹屢嬰其鋭憸忮者愁欲為蠆尾未幾攺鎮他郡以死而公故無恙嗟乎公仁人也而彼勢方獗獨毅不折是不亦勇乎截然居間有璞弗刓是不亦智乎是

可書也公諱畡字廣元姓王氏初諱東里字僑卿少貧篤學爲文有氣力登戊辰進士第歷汀州蓮城尉徽州休寧縣丞臨安府教授主管尚書禮兵部架閣文字秘書省正字校書郎著作佐郎知太平州改知道州尚書考功員外郎右司員外郎廣東提舉茶鹽提點刑獄轉運副使主管建寧府武夸山冲佑觀官止朝奉大夫年止六十公初在著作之廷嘗與同寮劉夙相率論龍大淵曾覿招權害政章未上而去人咸惜之其在廣東悉

心煮海阜通商賈曾未滿歲得緡錢九十萬有竒條上便宜請歲助廣西之費稍腴鹺計之羡盡給窂盆之直又言二廣鹽筴宜權贏縮彼此相補無分東西酌紹興之制通議增損凡鬻鹺之數合兩路而均之東鬻其四西鬻其六然後官無抑配民力自裕時朝廷欲糴米斛五萬漕中都公不奉詔事竟寢公又言右姓年利秋時賤糴春時貴糶畊是用窶請令常平貴糴以救其賤賤糶以救其貴布憲之始郴寇陳峒季瓊揺舂陵犯陽山

雖王卒參捷而寇勢未衰公親帥師自韶至建擣其巢穴寇李接繹騷西鄙公又躬行壁壘邀其走集馳驅原隰挈期三寇悉平居職三載循行所部凡為州十有四為縣三十有九深入黄茅無不至焉或有三四至者汀寇沈師猘于循梅潮惠之間兵車有興公發軔漕下揆策矢謀峻事無曠丐歸章七上不得請御史有以風聞言公者坐以祝釐之官罷歸至信得疾因家焉卒於癸卯四月庚申葬於嵗九月辛未曾祖慶遜祖計皆不仕

父綝贈朝請郎娶佘氏封宜人子男二人邠將仕郎鄭
廸功郎新鎮江府丹陽縣主簿女一人適從政郎新信
州録事叅軍葉宗魯既嫁而卒孫男二人揩某女三人
俱幼公天性靜默似不能言外寛中嚴直諒自信其與
人交淑慝險易無所置疑周急遠施有犯靡校其為使
者或責公不按吏公曰薄其俸責其廉可乎然遇事直
前無慕顧意嘗歎曰天下事不患不能為患不肯為不
肯為者用其肯為者於私用其不肯為者於公聞者韙

之公既没薦紳先生以文來誄者或曰並受真僞兼容賢愚或曰周為顏氏漢則孺子其為一時推表如此予乘傳嶺表與公實為同寮又繼公提點刑獄情義甚密予喪母而歸公亦使事言還過予敝廬留一宿而别甲辰冬十二月予奉詔為尚書郎寄徑上饒欲謁公而公死矣登其堂哭之哀見公二子二子拜且泣曰知先君之深愛先君之厚信先君之篤者宜莫如子盍有以表諸幽予曰諾後三年八月公之子郯試吏部得官將歸

來見予予有感焉乃彙公平生大槩以授郯俾碣諸墓隧云淳熙十四年八月十八日朝請郎守尚書左司郎中兼太子侍讀楊萬里述拜書

澹然居士趙公平仲墓表

魏悼王之六世有賢孫焉澹然居士趙平仲其人也何賢乎平仲也貴而賤富而貧才而愚德而虛也曷為貴而賤富而貧也問誰高曾則廣陵郡王與安化軍節度使也問誰祖父則金紫光祿公也重王畧侯拖紫鳴玉

而平仲生其家不曰富且貴乎然平仲不幸幼喪其所天又重不幸而火其廬而平仲短褐脫粟飲水捽茹以終其身不曰貴而賤富而貧乎然則平仲名在屬籍而不在官簿乎曰平仲承節郎也然則何為不仕無乃匱於所挾鈍於所售乎曰平仲仁孝正廉人也平仲年未冠父瘓涎平仲夜犯濤江跣走數百里迎醫之良者而拜之如父兄及父喪上無諸父下無同産兄弟以隻影童子而塴大事母寡已孤母耄已稺乃饘已以飯母寒

已以燠母勞已以安母母子同命者四十年如一日是時平仲未命也母沒乃得官則泣曰君命其敢不拜無母有禄其忍獨食不曰孝乎嗜讀書喜賦詩而不肯一試於有司有官而終不就一列不曰廉乎外至黄老星家醫卜百工之技靡不解而不惑於巫史浮屠不曰正乎其居豫章之進賢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藥人之疾或託之以死或寄以孤者累累也不曰仁乎仁孝正廉是四者有一焉所挾既充矣而況四乎何啻之有然則茍

為鈍無售也曰非鈍也匿也非無售也不求售也曰才而愚德而虛然則歷聘轍環非歟曰歷聘轍環何可當也聖事也平仲賢人也其鄭子真李仲元之徒歟雖然子真仲元天下之寠人也平仲賢介公子也其於貧賤孰習孰不習也然有不習焉而樂者有習焉而樂者二者孰難孰易也使三人者易地而處當有可小觀者平仲諱公衡澹然居士其自號也卒於慶元二年四月丁卯年五十有九夫人周氏處士丕遠之女李公擇之外

孫也前卒年二十有九與平仲安貧正家有鴻妻伉母風四子彦演從政郎常德府司法叅軍彦璋文林郎福建路轉運司主管帳司彦法脩職郎吉州司户叅軍同登淳熈丁未進士第彦沃業進士皆傳業有聲聞而彦法與予遊最故予嘗舉其文行之美以自代云一女適傅儔孫男四人皆幼考諱緒之監潭州南嶽廟母夫人張氏所生母金氏越三月諸孤葬平仲於縣南三牛塢其日甚甲子其鄉歸仁其原麻山遷周夫人祔焉其世

次氏名職官之詳大丞相益國周公既銘之且亟稱其信厚溫恭如晉宋間人物廬陵楊萬里張表其墓曰蔚麻原之松桂兮皆是翁之手植沔歸仁之泉流兮有是翁之釣石翁不見兮空山蒼而水碧孰知翁之不死兮山水長與遨嬉朝隮霮夫霽暉兮翁載之以為旂宵唉謦夫素溥兮翁策之以為騑攀天闕以入月兮不騎箕尾而騎少微子孫來拜翁而安仰兮盍諏雲而咨鶴雲垂而鶴僛僛兮翁其來歸而小泊酌桂酒而薦蕙肴

兮必見翁欣然一醉其如昨

中奉大夫通判洪州楊公墓表

宋受天命一四海聖聖相承澤深仁厚一百六十餘年閭重乂累寧罔一玷鈌自宰臣蔡京窮姦極妖竊弄國秉遂成靖康之禍言之可為痛哭已方京盛時蔽虧天日開闔雷霆生殺寒炎在其爪掌京久居杭有尼出其門倚其勢奪民地民訴之仁和縣縣宰廬陵楊公直之尼訴於京京諷守胡諭公以地畀尼當餂以美官公執

不可他日有從臣薦公京以前憾擯不用公自是留落
老州縣君子是以為公惜也使是時公遇主得為諫官
御史則斬安吕破銅山為國除此賊不難也君子是以
為國惜也公諱存字正叟一字存之其先出晉武公子
伯僑伯僑四世孫叔向族號羊舌氏食采於楊生食我
以邑為氏其後居華陰在戰國者曰章章生欵為秦卿
後四世曰喜仕漢祖封赤泉侯十一世曰震至唐曰綰
曰嗣復曰汝士曰虞卿虞卿之孫承休天祐元年以刑

部外郎使吳越楊行密亂不得歸遂家江南六世曰輅仕南唐徙家廬陵子錠終海昏令公之六世祖也曾祖諱戬祖諱倫考諱郊皆潛德不仕考以公累贈大中大夫妣黄氏贈碩人大中公樂易有容里稱善人家貧擇師訓子篤意無倦公幼日誦數千言未十歲能屬文既冠第元豐八年進士授郴縣尉丁父憂服除授袁州司理參軍又丁母憂服除授廣州南海縣尉改循州長樂縣令長樂二廣窮處也士不知學公首延士子脩學校

與諸生行鄉飲酒禮民風一變聲最諸邑薦者交章改宣德郎知河中府猗氏縣改杭州仁和縣錢塘吳越勝地公治整以暇與文士登臨賦詩為一時絶唱號詩將軍秩滿坐忤時宰意授知襲慶府奉符縣奉符岱嶽祠筵在焉仕者相傳以為膏腴之邑令與祠官同掌其利故前令多墨公為置策書凡四方之民捐金錢以奉香火者皆書之屬之祠官隸之府廷已無與焉有戚里任氏子為祠官轉移祭器公白諸部刺史以聞有詔漕使

韓公鞫之任置對窮反誣公既具獄公無秋毫而任抵罪韓歎曰公之清雖畏人知神知之矣通判建昌軍地與閩境盜所出入有惡少屬徒數百殺人火廬廵尉憚之公諭招不從設方畧盡禽之既而戚曰愚民觸法情實可矜白州戮渠魁貸其餘民感悔盜遂息在功令公當最公推之他吏通判洪州帥孫公竢素寛厚自公在建昌孫已知公既至府事一委之公公亦濟以明惠治而不擾公見時事日異有拂衣告老志靖康元年七月

欽宗皇帝登極恩加朝議大夫八月竟上章致其仕歸於吉之吉水縣湴塘里之故居高宗皇帝登極恩加中奉大夫賜金紫退居後口不道朝廷事手不染州縣牘友溪山藝松竹葛巾藜杖寄傲其間軒曰報春堂曰餘慶皆有詩以紀之丙午冬大雪木稼嬰疾踰年而終建炎戊申正月九日也得年七十有一葬以明年十一月壬申鄉曰中鵠原曰王阬娶黄氏曾氏劉氏皆累封贈令人五子王休博洽有辭藻兩預鄉賦修職郎撫州崇仁

縣尉王庭廸功郎興國軍司法叅軍王烈廸功郎全州錄事叅軍兼司户王猷廸功郎肇慶府司法叅軍皆以公蔭補王訓不仕孫九人光祖振祖茂祖煥承祖炳賡庶得清諸孫皆進士而得清棄家為道士云曾孫十人扶驀清節掀清成清簡清德清臣掖清卿皆世其業公宇量恢踈名宦冲淡家素空乏不問生業事兄布如父祿賜必分訓其子如已子杞未冠策第公以詩賀其兄云月中丹桂輸先手鏡裏朱顔正後生至今詩家者流

傳誦為佳句公之葬奉議郎知虔州虔南縣劉師旦銘之矣後七十有三年慶元庚申曾姪孫萬里覧其銘慨公之忠悼公之詘復表其墓曰

宣政之辰有孽其臣載弄之鈞士伏以蜚于其黨嘻于胥于泥殺哉楊公載凜其風載劘其鋒怒霆奮挺排山塞淵疇不慄旃予進可蹉予博可磨其如予何

新喻知縣劉公墓表

紹興二十有九年冬十月十有九日萬里迎侍老親來

吏零陵過湘江遇公於埜店驩甚而彼此骨肉已前行日荒荒欲落勢不容久相語某拜公上馬馳去公亦行一再回顧有惘惘之色公平生剛簡未嘗對某如此也私竊獨怪之未幾則聞公病遂不起前日之回顧殆永訣之意也歟嗚呼痛哉盋明年之八月一日也得年六十有一公諱廷直劉氏字諤卿一字養浩世為吉州安福人曾祖諱璣祖諱知復考諱位先皆不仕紹興初年復元祐詩賦科時士以王氏訓詁熟爛口耳聖經賢史

古今治亂正邪之大端漫不省為何物公與兄禹錫以
文章煒然同升里選而公在第二州閭稱二劉焉已而
禹錫登科公聞罷又十一年禹錫死公以經賦兩科再
詣太常登十五年進士第調鄂州户掾鄂居上流留屯
神衛兵以十萬計一夕軍中積芻火大將田師中怒甚
大搜後一夕得三偷兒有火具械致之州太守張搏承
意委公鞫之欲必得三人者火芻狀公精意問因廉其
情將以竊藏於民家實未嘗至軍壘也即抱具獄曰釋

之三太守怒以語侵公公曰以火具而殺三人有以異於以釀具而抵酒禁者乎太守一笑破械遣囚遂與公為知己薦之朝遷左從政郎丞昌州武陵縣數决疑訟歲旱州命公禱而雨甘露降於丞廳事之後圃桃者五李海棠者一邑民咨異部使者某公雅不屑其人某刻章薦公公以好言謝卻之就攝郡博士逾年用禮部侍郎辛公次膺及諸公薦改秩左宣教郎知臨江軍新喻縣而疾作致仕得左奉議郎命下於身後云公初娶伍

氏繼娶向氏三子宏中處中得中二女始公未仕恤恤

然有及物意安福西寅陂歲溉田萬三千晦擅於豪右

貧民病之公為作均水約上之官事下至今利焉嗟乎士

大夫僭爵賦祿任民之安危福禍而漠然塞耳闗口視

若風馬牛不相及甚者作俑厲民以為吾民數百年不

可療之疽根以進其身無怍色而公未有職於民之時

而挐民憂以自詭如此使得大其施所及豈小哉公即

世之二年門下士楊萬里聞其葬乃哭而表其墓曰

鄉里遺老為予言劉正臣極長者其陰德在人博矣其後
增增未有已也今觀其二子相踵策第而亦相踵以死
以不得遠其翔不及流其根則福善之報然不然未可
知也然君子之望其子也無忝於其訓以無媿於其天
而已負其先以尤其天豈其志也哉是則報之大者是
則二劉已矣

羅元亨墓表

元亨諱上行羅氏世為廬陵人年二十有八擢進士第

負其有慨然欲竭才力為國立功業卒至於僨以病病以死死以不壽壽止於六十有一官止於左奉議郎知饒州安仁縣嗟乎若元亨之志元亨之才元亨之廉勤而止於斯天耶人乎天也亦人也始元亨丞武岡軍武岡縣時大寇楊么窟穴洞庭狠然有窺湖南意朝廷命大將岳飛討馬元亨以飛檄督饟於諸郡至全州通判范寅秩挾家閥心輕士大夫元亨屢撼不動一日往哀懇之范盛氣大罵曰公少年不曉事錢糧不可得也元

亨抗言責之曰寇在心腹王師遠來不宿飽公忍坐視
邪臣子之義當如是邪范怒且愧其坐人即發帑廩以
應然用是啣元亨元亨不顧也已而元亨宰靜江府荔
浦及永州東安縣凡兩遇范為部中監司數窘元亨卒
不得絲粟罪然元亨自是困躓晚乃教授德安府府學
用諸公薦改秩左宣教郎而元亨老矣至安仁數月境
內大治部使者太守上其狀於朝丐頒其條教為州縣
式廟堂欲用之而元亨病革死焉並紹興三十有一年

九月某日也其在荔浦民世為胥於帥漕憲司怙其勢意氣横出視令亡如也令往往反折節降禮以就焉介其譽於上官否則與為市以故多犯法不輸租令惕不敢呵問稍忤焉則飛語鈎謗遠者莫考近者逐二十餘令矣元亨至則條其姓名與其所以然者白於三司請再犯者得逮治胥徒側目治甲廣右其在東安范運判修怨移以丞祁陽受牒鞫獄衡州先是衡有浮屠弱一孤兒而奪之田浮屠者徑山宗杲之徒也宗杲以才辨

得幸於公卿要人孤兒每訟田於有司皆觀望宗杲之勢撓法以田畀浮屠屢矣元亨未至衡州十里所宗杲遣書於元亨啖以惟所欲或當塗薦章或金帛皆立致必以田畀其徒元亨謝曰諾既入城則發其奸其訟一問而決舉田以歸孤兒諸公大驚及秩滿歸家萬里私怪其憔悴以問其子全畧全畧慼然曰吾翁平生之心力盡於為邑矣竟日坐聽民政饑甚則入屏風後卒卒索食食未徹聞一民揖於庭則又屣履而出迨夜過丙

事已民謝去倦臥於屏風後率以為常未幾則聞大病於德安再病於安仁卒死於勤且所至遭其仇以不得施其才是可哀也已曾祖諱輧祖諱仇皆不仕父諱紼以經術為州里儒先粹然古君子人也以元亨贈右承事郎母李氏贈太孺人妻孺人周氏先卒子四人全畧全德全材皆以文世其家全功未冠二女已嫁其詳見於行狀誌銘矣明年某月某日妹婿楊萬里復表其墓曰嗟乎元亨以王師之不飽為已憂而不慄上官之含怒

賢矣范公以一時之怒不容天下之士而阨之至死究矣雖然元亨之賢益自其天在阨而安亦豈其究吾特為國憂元亨之才而為當世之君子惜其使斯人而然也嗟乎摽已者醜詆已者奸同已者扶異已者顛今之君子此病未痊若元亨之犯一郡丞其禍已如此況復有大於此者耶然則乏才於緩急之際而天下之所以難治不足怪也已不足怪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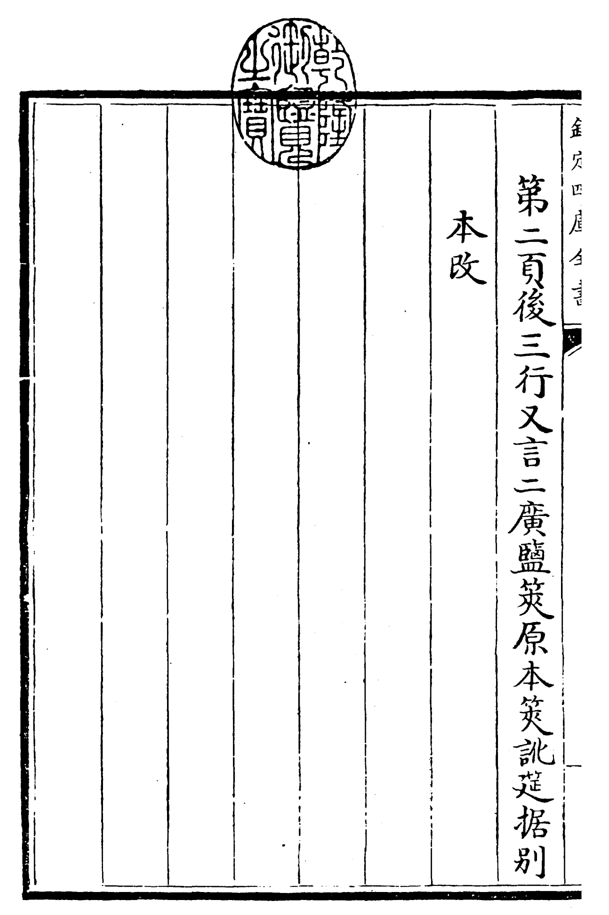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二

謹案卷一百二十一第二頁前二行守真定按宋史作知儀真

第五頁前七行以廣常平之儲待原本脫待字据別本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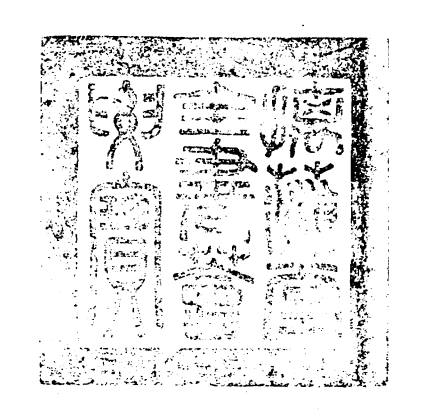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一頁後七行古者必祭有道德者為樂之祖原本祭訛蔡据周禮大司樂改

卷一百二十二第二頁前二行歷汀洲蓮城尉原本蓮訛運今改



第二頁後三行又言二廣鹽筴原本筴訛莛据别

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范　衷

謄録監生臣馬嗣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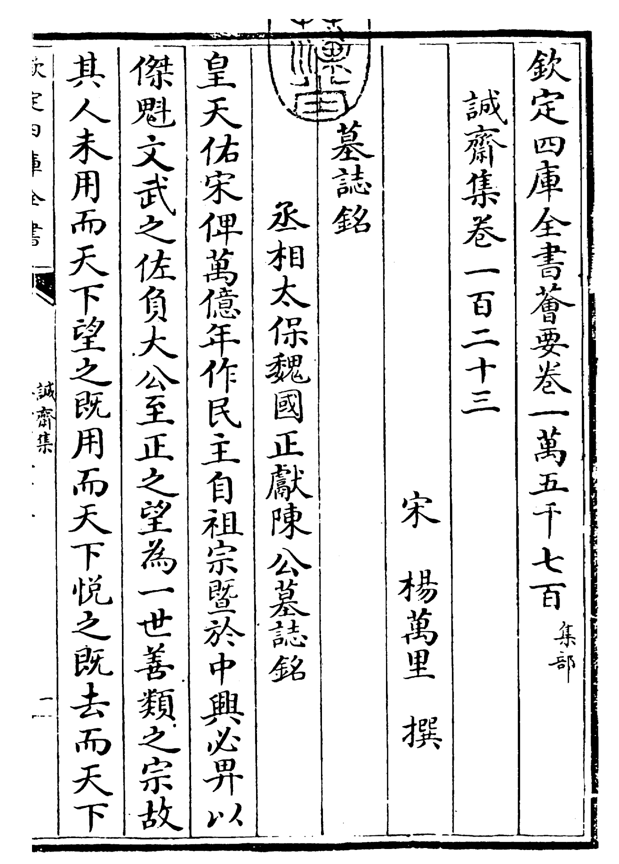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三
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三

宋 楊萬里 撰

墓誌銘

丞相太保魏國正獻陳公墓誌銘

皇天佑宋俾萬億年作民主自祖宗暨於中興必畀以傑魁文武之佐負大公至正之望為一世善類之宗故其人未用而天下望之既用而天下悅之既去而天下

惜之其進其退君子小人視之為己用舍四海生靈視之為己戚休中國外敵視之為國輕重在仁宗時則有若杜韓富范在哲宗時則有若司馬文正在高宗及我聖上時則有若廣漢張公莆田陳公磊磊堂堂後先相望偉如也初紹興庚辰辛巳間敵情張甚國勢臬兀天下之望在張公而廷臣莫敢以聞首請用張以大慰民望卒安宗社者陳公也是時萬姓三軍稱張公為都督而陳公為小都督其係人望如此至於乞斬大璫張去

為尼外戚錢端禮之相逐倖臣龍大淵曾覿議復奏審之法及極言近習弄權將帥納賄等弊皆根柢天下治亂天下稱誦其卓詭絶特之舉者皆陳公云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迺淳熈十有三年秋七月二十有二日民之無禄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魏國陳公以薨聞天子震悼對輔臣驚歎久之為輟視朝又再輟視朝贈太保謚曰正獻令官治葬以十五年七月二日葬於莆田縣豐保里龍汲山朝奉郎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

宮朱公熹狀其行其子守以請銘於太史氏而廬陵楊萬里實執筆待罪㕔官銘其可辭公諱俊卿字應求其先頴川人永嘉之亂太尉廣陵郡公準之孫西中郎將逵南遷泉江歷唐五季而太尉十九世孫真二十二世孫嶠流始居莆田自沂公以降以好施聞公生而莊敬不妄笑言七八歲知學冀公𧼈執喪如成人少長益自厲紹興八年舉於禮部知舉朱公震張公致遠得其試文曰公輔器也寘首選有不可者屈居第二授左文林

郎泉州觀察推官秩滿改宣義郎故事當入館學時相秦檜察公不附己以為南外睦宗教授終更造朝道中一日忽心悸亟馳歸冀國夫人已即世乃以是日屬病云服除員外置通判南劍州檜死乃以秘書省教書郎名非公事未嘗詣執政令天子為普安郡王高宗命宰相擇可輔導者爭欲植所善高宗不可命擇館職靜厚者乃以公對除著作佐郎兼普安郡王府教授尋遷著作郎在邸二年講說常傅經以規歷司勲禮部員外郎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韓仲通
以獄無辜媚檜檜黨盡逐仲通獨全劉寶總戎棓克併
按抵罪宰相湯思退秉政國言籍籍會冬無雲而雷公
言思退文藝有餘器識不足無以堪重任詔罷思退令
敵自燕徙汴謀入侵中外震恐而楊存中久握兵柄尤
以棓克交結得幸士皆怨咨三十一年春正月望大雷
雹而雨雪公引春秋書雷雪相距八日其變有漸今一
日並見此外敵陵中國臣下竊威權之象遂彈存中天

子爲罷存中而奪之兵時金釁已形公言宜蚤擇大帥盡護諸軍而在廷莫有堪其選者舊臣惟張忠獻在困於讒謫居湖湘中外翕然歸之上心益疑公上疏曰竊惟今日事勢危迫軍民士夫皆曰張浚忠義文武且習軍事可當閫寄臣素不識浚亦聞其人意廣才疎雖有勤王之節安蜀之功然其敗事亦不少特其許國之忠白首不渝廷臣未有過之者竊聞譖者言其陰有異志若付以權恐漸難制夫浚之所以得人心伏士論者爲

其有忠義之素心也若其有此人將去之誰復與之臣願陛下察其讒誣畧加辨白其與除一近郡以係人心上大悟宦官張去為隂沮戰議且請避敵公請斬之上愕然曰卿仁者之勇明日除權兵部侍郎後數月竟用張公守建康報益急王師始北渡江據要害然戰議猶未決公言今守禦畧備士氣亦振北敵若來持以重兵擣以間道上策也嚴備禦開屯田中策也受其甘言歛兵增幣無策矣金兵尋渡淮公受詔經理浙西我是以

有膠西之捷公勸上進幸建康上然其計未發而敵自亂殺亮新主遣使求成朝廷議所答或言歸疆者實利正名者虛名多附其說公亟言曰今日正名之日也今天子受禪公入對陳戒懇切且言今日之事必也清心寡欲屏遠便佞用志專見理明則邪正分功業就七月遷中書舍人尋以其職充江淮東路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時上初即位慨然有雪雠恥之志方屬張忠獻公以閫外事顧在廷無可使佐之者以公忠義奮發沉

靜有謀故有是命公與張公協謀効力大飭邊備十一月詔給札條時弊公陳十事曰定規模振紀綱厲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杜邪枉之門裁任子之恩限改秩之數蠲無名之賦其杜邪枉之說曰比來左右近習名聞於外士夫以身附炎將帥以賂易官隆興改元都督府建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公初謀大舉北征公以為不若養威觀釁俟萬全而動從之會金盛兵聚糧邊邑諸將謂秋高必來不若先之張公以為然乃

表出師是時六月師興出敵不意幕府次盱眙大將李顯忠卲宏淵連下虹靈壁二縣禽其大將大周仁蕭琦縛至麾下將乘勝長驅公曰盛暑興師深入敵國皆兵家所忌宜亟還張公亟檄顯忠班師而顯忠等已進破宿州敵亦大發河南之兵以來顯忠身鏖戰城下自朝及暮殺傷過當敵氣熸焉中興以來王師之捷鮮有此舉會夜雨不相知而驚敵潰而北我師潰而南而流言以為我師大失利敵且乘勝而至主和議者又侈其説

以搖衆公從張公駐兵不動潰兵聞之稍稍來歸計其實所亡失財數千人張公檄公亟入奏公見上具道其事且曰勝負兵家之常願勿以小衂沮大計上曰朕任魏公不改張公抗章待罪公亦請從坐上不得已詔皆貶秩二等湯思退復相公以嘗論思退請罷不許諫官尹穡陰附思退議罷張公都督復以宣撫使治揚州公上疏曰今使浚去都督甚重之權居揚州必死之地凡所奏請臺諫沮之如此則人情解體浚方爲敵餌之不

暇且浚近晝兩淮備禦之計惟保險清野可挫敵鋒陛下既許之矣今議者之言乃如此雖浚盡室以往有死無避然浚負天下重望一有蹉跌人情震駭臣恐江上之事將有不可測者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乃不復為宗社計願詔中外相與協濟使浚得以畢力自効上感悟即名張公復開督府卒名相之然不數月竟為思退穡所擠遣出視師遂不復返而公亦累章請罷明年五月乃除寶文閣待制知泉州公固請祠除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及思退貶死上乃思公言太學生數百人
伏闕下拜疏請起公上勞之再三公引歐陽修司馬光
之言極論朋黨之弊以為紹聖崇觀以來此說肆行實
基靖康之亂近歲宰相罷黜則其所用之人不問賢否
一切屏棄此鈎黨之漸非國家之福除吏部侍郎尋兼
侍讀同修國史嘗言本朝之治惟仁宗為最盛願陛下
治心修身立政用人專以仁宗為法此今日之要也大
臣受任不專用事不久不能以一身當衆怨此今日之

敝也人才國家之命脉氣節又人才之命脉祖宗盛時作成涵養名公巨人爭以氣節相高自蔡京秦檜用事摧喪畧盡此今日之戒也於是上有意大用公矣會錢端禮起戚里秉政駸駸入相館閣之士相與上疏斥之皆為端禮所逐工部侍郎王弗陰附之公抗疏言本朝無以戚屬為宰相者及進讀寳訓適及外戚事公又極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最有深意上首肯久之端禮由是深忌公公力求去除寳文閣直學士知漳州改建

康府公旣去而端禮亦卒不相三年名為吏部尚書時上猶未能屏鞠戲又將畋白石公上疏力諫至引漢威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以為戒後數日入對上迎謂公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十二月詔館金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首薦名士陳良翰林栗劉翔時龍大淵曾覿以舊恩怙寵士夫頗出其門言者往往獲罪及公館客大淵為介公見外不交一言大淵造門不答偶中書舍人洪邁來見語公曰人

言其官公曰何自得之邁以淵覿告公具以邁語質於
上前曰臣不知平日除目兩人實與聞乎抑密伺聖意
而竊弄國權也上曰朕何嘗謀及此輩即黜二人知樞
院事虞允文入謝德壽宮高宗語之曰卿與陳俊卿同
在樞府俊卿極方正公以兩淮荊襄藩籬未固言於上
曰備邊經久之計不過屯田積粟增陴濬隍訓卒練兵
而已然今日任人太拘而邊郡尤病謂宜廣求人才勿
間文武使陳所見與定規模悉如太祖皇帝所以遇李

漢超馬仁瑀輩者分之以兵使自為守饒之以財使自為用金使來庭公以故事押宴使者致私覿其牘不名公却之使者乃書名金移書邊吏求歸亡命上顧輔臣議所答公曰俘馘歸叛亡否此載書也鎮江軍帥戚方掊克軍士嗟怨言者及之公奏外議內臣中有主方者上曰朕亦聞之方罪固不可貸亦當併治譽阿者以警其餘即詔罷方而以內侍陳瑶李宗回付大理究其賄狀金使來賀會慶節上壽適郊禮散齋不用樂公請令

儐者以禮諭之上親郊霖以震宰相莱顒魏杞策免公
亦請罷越數日除參知政事言於上曰執政當為陛下
進賢退不肖使百官各任其職至於細務宜歸有司庶
幾中書之務稍清而臣等得以悉力於其急務從臣梁
克家莫濟求外補公言二人皆賢其去可惜葢有甚間
者於是劾洪邁奸險詭佞不宜在人主左右黜之七月
宰相蔣芾以憂去公獨當國尋兼知樞密院事請中出
恩澤者許得寢之上曰卿能爾朕何憂每勸上親忠直

納諫爭抑僥倖肅紀綱講軍政寛民力用人隨才無求其備異時將帥不見執政莫別能否公曰名三數人與語察其才知所堪而識之首減閩鹽罷江西羅入廣西折配米鹽蠲諸道積逋以大萬萬計上與公言聽諫從於是政頗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念曾覿欲名之公曰自陛下出此兩人中外詠歌至德今復召願罷臣遂止殿帥王琪奉詔行視淮城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命名之公與同列請其所自上曰可名問之公退責琪皇

恐不知所對會揚州奏琪傳詔增城令旣竣事公請於
上上曰無之公曰此矯制也退至殿廬名琪詰之琪叩
頭汗下公亟奏曰詔邊臣增城此大利害大紀綱大號
令也而琪得詐為之令甲曰詐為制者殺於是詔削琪
秩罷之先是密命下諸軍朝廷多不與聞公與同列請
自今百司受詔處事並聞朝廷而奏審焉至是復以為
言從之尋收前命上諭執政曰禁中欲取一飲食亦奏
審乎公言祖宗成憲著在令甲且如令三衙發兵則密

院不可不知每事奏乃欲取決於陛下也今命下復收中外惶惑且將併舊法而廢之矣意者非陛下也將無小人因此陰以微言上激雷霆之怒乎異日面奏上曰朕豈以小人之言疑卿等耶同知樞密院事劉珙進對語切忤旨詔除珙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公力爭之曰當與大藩上乃以珙帥江西乾道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公為相以用人為己任所除吏皆一時選尤抑奔競獎廉退或才可用

而閥閱尚淺即密薦於上退未嘗以語人有忽被召對除用而不知所自者如名儒朱熹公三薦之熹不知也每接朝士及牧守來自遠方者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見給舍必勉之曰朝廷政令公等意有未安勿憚舉職又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請於陽和二州各屯三萬人仍書民數率三男子者家一人為民兵要使大兵分屯要害以搤腹背民兵各守其域以相犄角時虞允文宣撫四川公薦其才堪宰相上即召允文為樞

客使至是拜公左相允文右相乾道五年八月也允文建議遣使入金以陵寢為請公面陳未可復手疏以為恐慕虛名而受實害事得以小緩曾覿秩滿公預請以為浙東總管上曰覿意似不欲公曰屬者陛下去覿甚盛或謂覿必復來今果然顧捐私恩伸公議又詔進覿官公曰無名會遣使賀金人正乃請以覿為介還以故事遷其官樞密承旨張説欲為親戚求官憚公不敢言會公予告請於它相得之公卒不與吏部尚書汪應辰

舉李垕應制有旨召試權中書舍人林機言垕獨試非
故事公奏元祐中謝悰亦獨試乃機與諫官施元之意
沮應辰不為垕也公因極論其姦遂罷二人明年允文
復申前議上以手札諭於公公上疏力爭之繼力請去
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辭行猶勸
上以泛使未宜輕遣竟遣之不獲其要領云曾覿亦召
還遂建節旄歷使相以躋保傅士大夫莫敢言者公至
福州政尚寬厚而嚴於治盜時海道賊起侵擾閩廣勢

方猖獗公名統領官鄭慶授以方畧慶頗逗留以風為解公植旗於庭視其所鄉慶懼晝夜窮追遂悉禽之上嘉其功特遷銀青光禄大夫閩鹽故事官自鬻之轉運判官陳峴議改為鈔公移書執政以為法行三十年州縣稍無横斂百姓亦各安業此不為不利矣今欲改之不可竟改之已而果不行又明年力請投閒遂以提舉臨安府洞霄宫歸里第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民習其政不勞而治會有詔盡發本道戈船及選卒公奏留其

半州大旱且火且星隕且地震公悉以聞上賜笏帶藥物三年太上皇帝聖壽七十慶賜宇内公以紹興從官特轉金紫光祿大夫四年累章告老上遲回累日乃除特進提舉洞霄宮五年五月起判隆興府改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且詔入奏既至都人聚觀咨嗟喜公之將復用也見於垂拱殿上為改容加敬命坐賜茶宣問款至公因從容言曰擇將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之軍政大壞矣上曰前日鄭鑑亦云鑑

公壻故及之公曰鑑以小臣論事陛下和顔聽納中外仰服然諸將交結用不以才而以貨則下不服上曰然又曰陛下用人當辨邪正當由朝廷聞曽覬王抃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皆以中出行之口語籍籍恩歸此輩謗萃陛下上曰小者或勉狥之大者此輩何敢預公曰此輩未必敢明薦也或伺知聖意而傳於外耳禁中一事外間必聞皆此曹也願嚴戒勅上遣中使賜金器犀帶茗香明日辭行因奏曰臣去國九年重入修門見都

下轂賤人安惟是士大夫風俗大變耳上曰何也公曰曩者士夫私趨覲抃者十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趨者十七八不畏人知矣人才進退由於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抃不敢覲時有請朕多抑之繼令不復從矣公曰陛下之言雖如此其如外間讙傳其由某薦某出某門此曹聲生勢長臺諫侍從多出其門朝廷亦唯命是聽孰敢為陛下言者如將帥賄交又特甚者不惟士夫言之吏卒亦能言之獨陛下以為無有耳陛下信任此

曹壞朝廷之紀綱廢有司之法令敗天下之風俗累陛下之聖德臣實病之願陛下勿忘臣此四言者上曰卿到建康見兵將如此者以聞公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公之來所至相聚以百數焚香迎拜公為政平易寛簡悉罷無名之賦府有軍屯異時多為民害公為出令犯者以軍法論諸軍肅然行宫管鑰宦者主之留守待之以部使者時節按行殿中則宦者置酒西嚮坐而留守為客甚或邀飲其家公悉罷之建康距淮南一水間每遇

頭利害知無不言北境有盜百餘焚掠淮陰公請嚴禁吾民越疆盜馬者增瀕淮縣兵之戍者不受自北來歸者先是上念諸軍有挐衆而廩不贍者出緡錢畀三總領司各十萬俾市易歲取子錢之五以優給焉有司旁緣盡籠商賈之利陰奪關市之征公請罷之而歲捐楮劵三十萬於一司給挐衆者半犒大蒐者半時上前下文書於外多不用符璽謂之白劄子率用㸃御持送而廷勞同王人至是樞密承旨王抃遣所親以白劄來吏

白近比公不奉詔因上疏曰號令出於人主行於朝廷布於中外古今所同也間有軍國幾事或禁中細札亦必用璽書行之此所以示信而防偽也今乃直以白劄諭指喻度事宜於數百里外異時緩急或錢穀所出或師旅有興或邊防是經係乎國家大利害者能保其無偽乎上手札愧謝公尋上章復告老答詔不允除公少保益封公固辭上手札慰諭再三乃受時江東旱甚上詔公預講荒政公請貸米斛三十萬穀二十萬分州縣

賑糶而又繼以發常平之粟除田租之逋罷淮東之糴

糴米商之税所貸穀米才得十七分之一云公設施有

政米舟四集民無流徙八年正月復告老累詔不允而

公請益堅二月除醴泉觀使進封申國公九年正月公

年七十元日即謝醴泉之廩復申前請凡五表上又手

答却其章是歲親郊名公侍祠公固辭又三表及手疏

告老上不得已詔以少傅致其仕進封福國公有司以

法當給全俸公按富文忠公故事獨受少傅之禄餘悉

上還十一年十月七日上以公生朝遣使賜手詔金器
藥香十二年又詔公侍祠圜丘且來歲增上太上尊號
且慶壽陪班上諭宰相曰陳丞相久不相見宜趣來復
手札書其末曰付陳少傅而不名公竟固辭慶典告成
冊拜少師進封魏國公及屬疾且革夜半手書一紙示
諸子勿祈恩澤勿禱浮屠勿立碑請謚遺表惟以用忠
良復境土為請詰朝整冠定氣安卧而薨得年七十有
四公忠孝天至尤好禮終日無惰容雖疾見子孫必衣

冠遇人無少長一以誠實一言終身可復平居言若不
出諸口而在朝危言正色辨邪正斥權要無所顧避然
心平氣和無近名意處國事顧大體務持重在中書尤
愛名器抑僥倖故小人多不樂上屢稱其忠誠爲賢相
云性寬洪無私喜怒泛然若無所親疎而好賢之心實
篤雅善故端明殿學士汪公應辰敷文閣學士李公燾
嘗曰吾待罪宰相無過舉者二公之力治郡尚風教民
有骨肉訟者譬以義理爭者感泣自奉甚約食日一肉

而一衣或二十年禄賜多以分人撫愛宗族恩意甚備內外緦功必素服終喪在官不受饋問建康諸部使者及諸大將故事有月餉公不欲異衆别儲之以周士之貧者將去尚餘萬緡悉歸之官公於外物澹然獨喜觀書病猶不釋其學一以聖賢為法於釋老未嘗問嘗有詩曰吾方蹈孔孟未暇師棨可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二十卷曾祖諱仁祖諱貴父諱詵皆以公貴贈太師徐昌冀三國公曾祖妣黃氏祖妣李氏妣黃氏卓氏贈徐昌

越冀四國夫人配聶氏封唐國夫人子男五人實朝奉

郎通判泉州事守承議郎權發遣漳州事定承奉郎早

歲宓宿承事郎女四人長適進士黄洧次適故著作佐

郎鄭鑑再適太常少卿羅點次適承奉郎通判漳州梁

億餘幼孫男四人㞐承務郎址垣承奉郎埶未官女六

人銘曰

宋十一葉有赫有業振天之綱乾道惟皇惟皇惟肖肖

我高廟肖我祖宗迨而與同慶歷元祐紹興乾道宋之

聖時郅隆四之攄國宿憤信威翊運六月之師周宣之
奇敵將仁琦縻之以歸自此疋馬讋不南下謨明何人
猗張與陳談者仰目曰大小都督大勲駸駸卒壞於成
張公既喪久難厥相皇相陳公奮熈載庸正臣表治萬
物吐氣勸皇德心燭理自明皇德一正萬國以定一時
羣材驩為公來若鳳斯翽萬羽斯會色夸氣溫皇知愛
君君有難啓事有難止不費頰齒如石投水乾道之隆
萬祀攸崇祖職太史作誦萬祀

宋故太保大觀文左丞相魏國公贈太師謚

文忠京公墓誌銘

孝宗皇帝宅憂金人遣使來弔帝遣朝奉郎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京公假朝奉大夫試禮部尚書往報謝焉至汴京金遣使郊勞用吉禮蓋我以哀往彼以吉逆彼必欲行彼之吉禮奪吾之有禮至臨我以威以張其勢力之强而我卒能執吾之有禮折彼之非禮使敵人詘服以申吾中國禮義之尊者京公以必死抗之也

大抵自古及今敵人之所恃而加以無禮者止以一死怖士大夫而已不知夫死之為説施之畏死者則止者行施之不畏死者則行者止然畏死者未必不死正使不死其辱有甚於死不畏死者未必死正使必死其榮有甚於不死異時吾國之士吾見其有出使而移疾憚行者矣見有不憚行既行而不稱職者矣見有不惟不稱職而辱命者矣見有敵人餒之至於獻詩請降以乞壺飧者矣奚而然也畏死故也今京公執禮如執玉之

堅趨死如趨隅之安毅然正色而不可奪敵卒不敢加無禮又復委曲順從惟吾之聽而莫之敢違奚而然也不畏死故也昔魯哀公問孔子曰敢問人道孰為大孔子曰禮為大弟子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偉哉京公乎惟得孔子論禮之意是以見禮大而强敵小惟得孔子論士之意是以見君命重而身輕孰謂一死能動之乎當是之時天下忠臣義士聞其風而説之咸曰是可以相天子矣至於

今上遂相之天下尚遲之云公諱鐘字仲遠豫章人漢魏郡守房之裔曾祖臯祖德用父祖和皆贈太師祖封袞國公父衛國公母徐氏繼母徐氏皆封秦國夫人建炎三年金人據豫章恐城中之人圖己家質一壯男子衛公同產四人莫敢往者吏持父父甚急衛公慨然請行後盡戮質子衛公逸水而免敵退訪父母得諸野奉以歸兄弟俱全州閭稱其孝感公稺而翹秀受孔安國尚書通子史百氏試郡學必前列及大比對典謨義極

陳禹臯贊舜深旨考官驚異謂有經綸業明年紹興丁丑第進士奉大對以直聞時年二十主撫州臨川縣簿令陳鼎有能名公一日旁觀其政曰吾得之矣然陳以繁吾以簡再轉南康星子縣令地瀕江田病水故多訟公核簿正程里胥鉆箭頓清善良得職郡計大半倚舟征吏縁虐取過者目為虎穴守屬公董之簿征通商民譽譪如部使者王秬首薦之及公造朝改秩秬為小司寇見公喜曰公才宜在天子左右毋庸諳曹受邑公固

請自試治民秬曰溥州縣滎中都官士夫皆然公獨不然可以泚孟晉之額矣知江州瑞昌縣俗以終訟為賢大姓磐據持吏短長奪攘民業忽有媪持牒庭下公詰其由莫知所對公曰必其大姓也嗾此嫗者逮其人下之吏盡服其辜杖而屏之鄰境盡取所攘以歸其主始民樂公豈弟至是一邑大驚三年莫敢犯者部使者薦之章交公車叅知政事龔茂良薦公於孝宗轉主管官告院先是茂良帥豫章日得公牋奏之文奇之曰此汪

彥章輩代言手也庀職兩月詔從臣舉良縣令為執法官給事中王希呂以公應書即名見時帝方英明果銳有雪仇恥復境土志夸者乘之遽遽窾言以規速化公言於帝曰天下固有落落難合之事亦未有驟如意之事帝曰天地尚無全功天下安有驟如意之事蓋悟公之規也因極言州縣俱困民貧兵驕士氣隤靡媢賢憎直帝曰卿議論通明有用材也是日除監察御史公言事務存大體不為苛刻至有浮躁險怪之事或已拜官

而潛入修門造請者或騁機巧以圖近次名城者或事談說以營求儒林之官者皆擊去之帝謂大臣曰察官廉察非小補也大朝會攝殿中監帝顧左右曰京某威儀雍容又謂宰臣趙雄曰京某有公輔器時士大夫有倡為從窄之議每事朘削公言於帝曰此說一行日窄一日將下失人心上虧國體帝曰事不務寛大氣象自不佳公曰繼今有進此說者願必罰無赦又曰求才不如儲才今姑蘇武昌鈌一守臣久未得其人萬一軍旅

倉卒當屬之誰又言非嘗任守臣者勿除為部使者又言天下有勇敢之才不在軍旅則在盜賊二者相耦以為消長為盜不死死抵緊流而逋還復為盜異時江湖大盜亡卒半之帝曰朕慮此深矣何策而可公言宜令諸路帥臣名為募兵實招亡卒員數有額月日有限自首免罪賜名効用之軍不過旬日可以坐得精兵潛消盜賊帝皆施行衛公甍既祥除荆州湖北路轉運判官舉康絀貪不避勢人逮鰥振乏不遺幽遠無攝江陵帥

訓兵御衆威望凛然軍民之政至今為法名為郎未行
繼母秦國夫人薨既祥復名為將作監遷右司員外郎
金遣賀生辰使來命公為儐值帝宅髙宗之憂公諗其
使以帝方居廬難以受禮使人不可既不得見又欲小
留公曰信使之來以誕節也誕節且過何名而留明日
遂行帝勞公曰朕不見金使卿却之之堅卿之力也除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金又遣使來弔祭遂以公
為報謝使公行涉淮故事當於汴京受宴禮前三日公

與敵中郊勞使介康元弼瑤里仲通相見於寧陵公請免宴不從至汴館公請必不免宴則請徹樂宜如告哀遺留二使近比遺之書曰蓋聞鄰喪者舂不相里殯者巷不歌聖人禮經之明訓也惟北朝之治國家道之以仁孝齊之以禮義者也今某之來繄北朝之惠弔是荷繄本朝之哀謝是為北朝勤其遠而閔其勞遣郊勞之使蕆式宴之儀德莫厚焉禮莫重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為悖禮於臣節為悖義也

豈惟詒本朝之羞抑豈昭北朝之懿哉敢請執事將何以訓之若不得請有死無貳無所逃遁惟執事圖之一日之間凡遣人以書辭者六七口傳者數十元弼等不從公亦竟不詘公慮其以衡誣我也至期夙興衣冠往俟於位元弼等遣人相踵趣公即席又遣相禮者傳呼邀請其聲不絶於兩序之間公不為動徐答曰君不徹樂死不敢即席必欲即席可取吾頭以往聞者震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遣人謂公曰請先拜醪醴果實之錫

徐議去樂公乃帥其屬班於庭北嚮拜受未畢忽北典籤者連呼白北朝宴南使敢不即席其聲厲甚於是公即趨退復位及門甲士露及閉闗公命吾典謁叱曰南使執禮何物卒徒乃敢無禮遂排闥而出元弼等乃以聞其主留館七日乃有免樂之命復有宴亦如之帝聞公還謂輔臣曰京某在汴死執不聽樂其節可嘉士大夫平時孰不以節義自許臨危乃見耳公見帝帝勞曰卿能執禮亦未易何以賞卿公謝曰敵畏陛下威德非畏

臣也正使臣死於敵亦臣子之常分敢希賞乎宰臣言使還應增秩右丞相周公必大進曰增秩常典京其奇節惟陛下之命帝曰京其今之毛遂也即除權工部侍郎初公辭行言於帝曰此行禮物與前小異敵貪而無已當有以應之果以為言公答曰禮物頒於朝廷使臣止於將命豐約非所知也敵無以詰至是帝曰果若卿言成都謀帥帝曰京其人材磊落可使也除敷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知成都府公至蜀念地險且遠天

日萬里當使斯民如在輦轂首罷覘者以安疑情躬閱訟辭以達幽枉賓接小官以求人材肅整維綱屏逐昏墨撫字細民輯睦將士旬月之間仁聲威譽洽於西蜀又念蜀民之貧節用薄斂以裕其力請歲蠲成都米估之征緡錢七萬有奇草估之征緡錢七萬有奇四路鹾酒折估之征緡錢九十餘萬有奇通三歲凡二百七十餘萬云後還朝又請數年蠲減之期從之於是舉全蜀之民被朝廷之澤若更生焉紹熙元年夔利告蝗發粟

三萬石以賑艱之民五萬石以賑利之民明年東西蜀告旱又以錢二萬緡粟二千石仍請度牒五十以賑六郡之民榮資二郡尤甚公請除前一年未輸之秋租又盡除是歲之兩稅又請度牒一百以為水旱之先備於是飢民免於捐瘠大祲有如中熟忘其水旱焉先是威州之蠻其俗相殺者償以錢即解而去至是蠻有與吾兵人鬬者聲言將入邪守臣請避之公笑曰我在此蠻何敢爾此必僧者教之若竿僧者之首於境則彼不敢

動太守揭公之令以示之蠻即退秦州舊以西兵戍之一日與州兵相攻兵刃接矣其將又縱臾其下蜀人疑駭公視之若無事絀其將而治其不咸者彼此安堵瀘守張孝芳政嚴兵殺孝芳及其家公明遣佐屬撫諭以疑其黨亟發綿潼勁兵以踵其後未幾瀘卒自斬元惡禽其黨五十人以歸戮於市於是三邊綏靖朝廷無西顧之憂公請為祠官光宗曰蜀人方安京某之政進寶文閣待制俾因任焉在蜀四年召為刑部尚書今上御

極公上疏獻四事曰敬曰公曰勤曰儉上嘉納之命兼侍讀上前陳春秋一王賞誅大法讀呂公著新法奏議皆酌古明今隨事寓諷上喜因語金華諸儒曰京其進讀義理坦明使朕意氷釋卿等説經不當如是耶於是大用公之意萌於此矣尋兼吏部尚書紹熙五年九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除叅知政事明年改元慶元四月除知樞密院事二年正月拜右丞相白麻出在廷相慶公與同列傾豁肝膽不忌不刻議疑

從可介而毋我是疑從是通而不比心本寛厚政出公
方與士鈞禮不為崇峻匿瑕用長不遺纎末然守典謹
度人綱人紀外若曠若中實截然其所主一遵孝宗成
憲而有戚畹命從中出員外置幕僚者有屬籍近親特
增秩三等者有禁中藥者超為遥刺者公皆執不行寺
人王德謙除節度使公與同列見上力言不可上曰故
事有之公曰祖宗故事遵用有可有不可在真宗時則
有若劉丞規將死求節鉞以王旦之言而不與止與之

以觀察留後令之承宣使也此治世之令典可遵用也在大觀宣政時則有若童貫假開邊之功出少府之節自此楊戩藍從熈又得之譚積梁師成又得之二聖北狩中原塗炭此之自出此亂亡之覆轍不可遵用也高宗深創其禍故初政之詔首言繼自今不以内侍典兵其時有張去為者及孝宗時有甘昪者二人非不親近也昌嘗有此至於諫臣陳賈一言甘昪之罪孝宗即逐去之此又治世之令典可遵用也願陛下以令典為法

以覆轍為戒上曰除德謙一人而止獨不可乎公曰此門必不可啓當除童貫時亦云一人而止也節鉞不已必及儀同儀同不已必及三孤三孤不已必及三公公於是力請裂麻上又曰不播告書贊而畀以告身亦不可乎公曰是掩目捕雀之喻也上又遣中人以宸翰諭二三執政公與同列上疏力爭者至於三至於四上乃絀德謙以外祠尋謫廣德軍仍絀謫詞臣吳宗旦朝論以公比王文正公云時太上聖體未安上每憂形天顔

後寢康寧上欲涓日上萬年之觴而宮臣又以小倦辭焉五年八月辛未公乃呼宮臣楊端友等三人至中書面詰責之泣而承命癸酉端友傳太上聖旨令皇帝上壽辛巳上詣壽康宮奉玉巵禮成輔臣於幄次賀上上大喜宮臣及屬車豹尾中侍從僕御之臣皆賀驩呼之聲震於中外有司奏太廟太祖祏室生玉芝上遂發德音布告天下太史嘗奏星緯失次公勸上恐懼修省以格天心邊臣每奏北敵事宜公勸上不必問彼而自為

備上喜年穀屢豐因宴輔臣公勸上勿恃小康而怠持守燕閒宻勿之頃動容出辭必獻儆戒至與同列在上前首發大議陳宗廟社稷萬世大計有人所難言者六年正月公與同列奏事退公獨留力祈上丞相印綬先是同列知其意言於上曰京其公正無私不可聽其去上曰丞相誠實何得言去及公有請果不從閏二月拜少傅左丞相三月公屬疾遂力申前請凡六表詞皆哀痛上竟不許詔藥丞視之且許肩輿入見六月慈懿皇

后上仙公力疾而出發哀成服八月庚寅光宗升遐公聞之不能出因大慟遂疾革至丁酉將逝其子沆問以家事不答第長太息曰國家多故何以枝梧言訖薨享年六十有三先是太史奏木星侵上相遺表聞上為震悼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致其仕上以居廬從有司之請免臨奠及輟朝有詔公薨於位禮儀優異於是賜之美槚以為櫬又賜之貂蟬火龍以為服又賜之水銀龍腦以為斂又賜之白金三千兩帛三千疋以為賵又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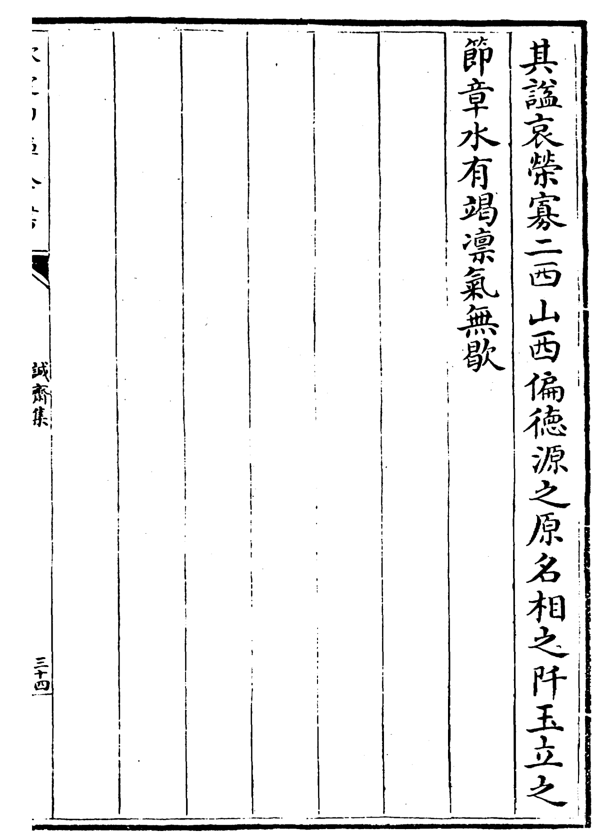
之太師謚之文忠以為恩又命有司祭之修門命從臣中人護喪歸葬以為禮哀榮典章彌文備物並用司馬光薛居正故事近世鮮儷也其孤沆祈免門祭護葬甚力從之配盧氏封令人前十二年没累贈魏國夫人一子沆也承議郎主管佑神觀三女長卒次適從政郎前廣南西路經畧安撫司準備差遣黄銖太史後也次適宣義郎添差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張忠純忠獻孫也兄弟四人銓鎡皆以公補官仲氏鎬蚤世官其子

沂公之天資衷和表爽喜怒不留色粹氣平可否無忤
策第最蚤或者易之時於稠廣詆以嫚語公一笑亦不
孰何其宰瑞昌有毀公於太守者後攝帥江陵毀者為
幕僚反側求去使人慰安之且厚遇焉其人感泣公常
曰寧人負我毋我負人至於善善賢賢不啻己出其在
政地每挾一小方冊以書才行人名上有問必進於文
無所不工尤長牋奏仕雖至顯貴獨未嘗掌制談者為
恨其為詩源委山谷而氣骨卓偉無寒瘦態有雜著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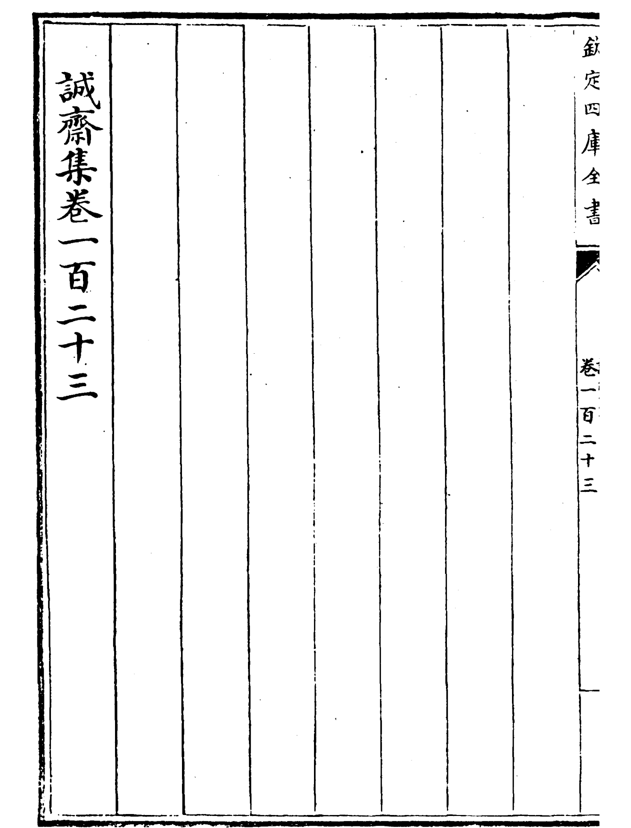
十卷經學講義五卷晩卜居得宋齊丘宅古松百章岑蔚後先因號松坡居士堂曰真趣樓曰山浦上爲書堂名以賜焉雲昭漢回上貫翼軫沆以嘉泰元年十一月壬申葬公於新建縣桃花鄉高坪德源山之原走一介持書以朝奉郎國子司業李公大異所作行狀來請銘銘曰

北敵其佤阻兵以威血人以娭一介行李漢節適彼鮮不失次堂堂魏公往謝彼中吊我閔凶彼用吉禮簫管

庭止哀樂不類公辭以哀十反莫回盛服往哉彼樂不徹吾首可折吾節不奪虎夫負墻鎧爭日光刃磨秋霜公毅以叱排闥以出罔不辟易樂器用收禮教用優竣事不留敵庭相顧驚愕遄沮敢或予侮公歸修門孝宗亟稱皇威伸伸人望有歸不愧厥位頻斷大事大闇其覦節纛其除公還贊書太上違豫閟以讋御公達舜慕二聖重懽一言回天茲不日艱疇不將命公當其際彌險彌勁疇不鴻鈞公迎其棼彌艱彌峋維垣其貴文忠



其謚哀榮寡二西山西偏德源之原名相之阡玉立之節章水有竭凜氣無歇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七百一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四

宋 楊萬里 撰

墓誌銘

宋故少保左丞相觀文殿大學士贈少師郇國余公墓誌銘

聖上御極之元祀始初清德日新又新首選於衆得一名相匪夢決以人望弗巖弗渭得之在廷有楊綰之清

有司馬君實之誠其知國如知醫守法如守城好賢如好色用能柱天扶日耆定周鼎徐聲怡色措國泰山懋勲芳烈至今怗焉左丞相郇國余公其人也或曰公賢固也如不久何上睠方隆民瞻方輯善類方湊一揖而去挽之不留招之不出賢者固若斯乎使天下有遺恨也曰此公之所以為賢也自古聖賢君子之用世未能無遺恨也不在天下必在己恨在己者天下疾之也恨在天下者天下惜之也故天下有遺恨而吾始無遺恨

矣唐之名相不少矣天下有遺恨者一人而止耳曰韓休本朝之名相亦不少矣天下有遺恨者一人而止耳曰杜祁公天下何恨於二公也休在位十月而去祁公在位期年而去葢不究其用不竟其業也豈二公有可恨也恨之者惜之也仲尼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仲尼且云然況公與韓杜乎此公之所以為賢也公諱端禮字處恭世占名數於衢之龍遊穉而讀書一過成誦年十三文已驚人絽興二十六年里選賦至公廣

招賢之路云聖如文考太公歸而伯夸歸明若昭王樂
毅徃而劇辛徃有司異之貢以前列遂第進士初尉宣
之寧國歷江西安撫司准備差使知湖州烏程縣孝宗
召監行在都進奏院主管台州崇道觀除監察御史大
理太常二少卿兼太子侍讀兼權禮部侍郎除權兵部
侍郎兼權吏部侍郎兼太子詹事爲賀金國正旦使試
吏部侍郎知太平州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鳳翔府上
清太平宫光宗嗣位召爲吏部侍郎除權刑部尚書兼

侍講以煥章閣直學士知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名為吏部尚書除同知樞密院事改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除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拜右丞相遷左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判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復奉祠除判慶元府改判潭州積階自左迪功郎至特進爵自龍遊縣男至本郡公邑自三百户至八千户食實封二千九百户致仕授少保郇國公以嘉泰元年六

月二十八日薨於潭之州治享年六十有七公之尉寧國也以獲盜應改秩公不上功狀曰以人命易己官尚忍為之公之在江西幕府也帥陳之茂稱其文壯而麗談於諸公間章交公車改秩公之宰烏程也邑之政舊聽於巨室宰一搖手輒逐去公曰去等耳以得罪細民去寧得罪巨室去鉅箘日數百紙決事風生事棼如蝟庭寂如水鼠輩落膽鶩行股弁有富佑抵罪吏不敢逮公命面縛以來其人揚揚公曰是必有挾言未竟吏持

一文書至乃本部詳刑使者張宗元書公不啓視竟置之法湖之六邑病於口筭之征謂之丁絹錢率三氓出一縑自大觀始歲為疋者六萬五千二百有竒不輸絹而輸其估其初一絹之估為錢者千其後為千錢者五公以民病告於太守單夔請以上聞令七氓出一縑郭內二邑以錢為縑郭外四邑以縑為縑夔即以聞且令公詣中書面陳便宜丞相虞公允文嘉歎即言於孝宗歲蠲緡錢六萬公歸邑父老萬數交迎感喜上恩罔不

呼舞部使者及太守列其治最淳熙元年召見孝宗天顔有喜是時帝意鋭欲復中原在廷知其未可而莫敢遏者公言於帝曰謀國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讋其氣敵强者先實後聲以伺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巡邊陲威震朔方而漠南無王庭者讋其氣而服之也此先聲後實之策也越之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内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恭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

圖之也此先實後聲之策也今日之事與漢大異而與越相若故漢之策不可施於今而越之策不可不講也顧陰設其備而密為之謀運廟謨於静謐之中示敵人以輯睦之意使形聲俱泯觀其變而察其時則機可得而圖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取亂之機有承弊之機敵有内釁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敵有外事若夫差牽於黄池之役而越兵入吴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

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取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蹶
其後而撼之若高祖之追項羽此承弊之機也機之未
至不可以先機之既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泰山
以此應敵動若破竹惟所欲為者帝喜曰卿通達國體
既退帝諭宰臣當不次用公宰臣以公不詣己上除奏
郿謁告迎母遂有歸志請為祠官故除崇道尋丁母憂
既除喪不入修門諫大夫蕭公燧薦公可御史蕭初不
公識也淳熈五年七月名見言守令以掊克病民將帥

以侵年病軍用人宜先行實後才能擇吏宜舉廉平優勸奬初孝宗惜其去至是喜曰卿自此當以身為朕用矣遂除臺察是時三察無缺員者特增一員處公云其所擊排不避權倖或不恪官守而曠職業或内懐姦罔而敗風化或超資而援恩寵或依勢而奪民產皆斥去之又言士大夫之俗以媮安為賢以苟得為能在朝者計日以求遷在外者便文以自營監司以喜怒為刺舉將帥以締結為勲績宜進特立之士以開衆正之路宜

屛附麗之徒以杜羣枉之門事皆施行公之貳廷尉也
宣教郎王定國者以守禦之功得官宰掾修怨誣帥以
僞官白之中書時宰主之獨參政周公必大不以爲然
時宰怒以付廷尉令人輸意㗇公以法從公審其非僞
以白時宰時宰詰問聲色俱厲公不爲屈竟全之公之
貳奉常也時奉常久虛位孝宗面諭執政曰余某可爲
之庀職之翌日有詔欲來歲祈穀上帝仲春躬耕籍田
令禮官討論明道故事三日以聞公言國朝祈穀之制

合祭天地於圜丘前期朝饗於太廟其儀視冬至郊祀之禮此太宗祈穀之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則異此矣以宮中火災之後考室落成之初故於天安殿廷恭謝天地因之明年仲春耕籍此明道一時謝火之故事也非祈穀定制之故事也今欲祈穀而耕籍必合祭天地於圜丘必前期朝饗於景靈宮太廟乃可也欲如明道之制行之於殿廷不可也詔儀曹奉常集議中書有謂禮可義起公曰禮固有可以義起者至於禮之大體則

不可易古者郊而後耕以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堂故謂之明堂也如明道謝災之制則與祈穀異矣今以郊而施之殿廷亦將以明堂而施之壇壝乎禮之失自其始其死不敢奉詔帝曰禮官不可則止公之貳銓曹也銓法所用有法有比法者上世成憲之經也比者近世湛恩之權也經有一定而權有屢遷吏所欲與必舉比之所可以廢法之所否吏所欲奪必舉比之所否以廢法之所可故士大夫與奪之柄不長在貳而在吏

不在法而在貨公初涖事取法與比晝夜繙之一覽即强記及吏白事公前知其與奪之情而逆折其舉廢之詞彼以其比我以吾法彼以其權我以吾經老吏情得詞伏奪氣拱手宿蠹根穴掃溉頓清郡邑衆職有缺員者吏每匿而不覿以要厚賕公令郡長吏走一騎持文書當官專達即揭於省户俾應格者得之士夫詣曹小有幽枉許其夙夜面列至於武夫起行陣憒銓法者吏尤得以扼其吭而要其貨壅閼既徹文武下僚呼舞相

慶淳熙十四年自夏至秋不雨公上封事言成湯陳禱雨之辭必以六事自責京房推致旱之由亦以六事所名若成湯之六辭今無其三而有其三曰政不節也使人疾也賄賂行也若京房之六事今無其三而有其三曰欲德不用也上下皆蔽也庶位踰節也帝甞納馮公之為詹尹於東宮也凡閱五年議論之間陳古正今每寓箴諫若治亂之源邪正之辨必深言之罔不痛切甞以司馬光言人主修心之要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

之要有三曰用人曰信賞曰必罰願書置坐隅朝夕觀省光宗時為皇太子敬遇傳僚尤尊禮公親灑汲古二大字以名公之堂云公之守當塗也郡多圩田田在大澤之陂大抵水高於地故田之命視隄之堅瑕每桃花水生或秋水時至夜半隄決詰朝渺然田澤為一環數十百里滙為鉅浸乾則莽為稿梐民之生業不大獲必大促公至躬行阡陌周視隄岸勸民築隄增卑培薄益以楗菑隄成昔之陋者廣瑕者堅於是田無水灾頻年

大穰民歌舞之至今賴焉郡有寓公以財自雄締交權倖動搖郡邑太守每至啖以貨寶一臭其餌伈伈惟命噤不敢息政用放紛公至卻其餽絕不與通每以事來必摧辱之萬人吐氣光宗即祚有詔求言公上封事言切於聖德者莫若正心切於國體者莫若裕民未幾首名見又言天子之孝不與常人同今陛下之孝於壽皇豈特以天下養為養之至哉第當如舜之於堯其道可也又當如武之於文繼其志述其事也凡壽皇之睿謨

聖訓仁政善教天下所嘗蒙福者願與二三大臣朝夕講求而力行之斯足以極陛下事親之孝矣公之長憲部也廷尉上一死囚具獄葢大俠殺人而使他人承之公讞而正之或曰是俠能得死士急之且北走敵公不為動卒奏當論如律云公之帥建業也減民租之挈代下戸之輸節浮費檢吏姦鄰餽不入私府實燕未嘗卜夜初至守藏者以縣官緡錢百二十萬告既去以百七十餘萬告雩禜兩暘罔不響答外邑嘗有蝗遺種公募

民闕地以粟易之率一升全一畝遂不為災連歲豐茂

公之貳樞廷也興州大將吳挺卒久未除代公謂知院

趙公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有識寒心今徒慮其驟易

生變然天下無釁決不敢動若更承襲將為後患趙公

大喜遂合辭以奏光宗猶豫不從公言趙某所請非為

吳氏計乃為蜀計非為蜀計乃為東南計若無大將是

無蜀也無蜀是無東南也軍中請帥而遲遲不報人將

生心六朝後唐皆以有蜀而存無蜀而亡此大驗也又

不從公遂求去初擬張詔除興元都統制至是始有俞音邊瑣以敵中事宜上聞光宗曰未必實公言雖未必實有備無患公每憂邊思職常若敵至講攻守薦材用革債帥繕戎器峙糗糧又掇古今講論邊防之文綴為一書以獻焉紹熙五年光宗被疾寢不能朝重華宮外議譸張公密疏深切皆人所難言時同列將勇去以塞天下責望公謂二三執政與同休戚今茲何時乃欲苟免六月戊戌夜漏未盡報壽皇大漸俄報升遐光宗

遂不能至公發喪人情恟懼朝廷莫知所出公謂丞相留公正曰不有唐肅宗朝羣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今日之事宜奏太皇太后請代行祭奠之禮以靖國人於是宰相執政上奏太皇太后從之仍有旨云皇帝以疾聽於大内成服百官於重華殿成服丁未公與丞相留公正及樞密知院趙公汝愚參知政事陳公騤建言皇子仁孝夙成宜蚤正儲位累日申前請甲寅御筆示傳子之意越四日丁巳始因貴戚得白太皇太后越七日

癸亥得旨仍宣諭汝愚騤及公先是丞相以朝臨仆地
去國甲子禫祭百官畢集於重華宮太皇太后垂簾有
旨云皇帝有詔自欲退閒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
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於是太皇太后命左
右扶上入簾面諭光宗聖意上泣涕俯伏懇辭不能起
太皇太后命左右起上仍命持黄袍扶上至殿之左介
素幄乃傳命執政同勸進再三上遜避亦再三左右頻
以黄袍被上上泣頻却之公泣奏曰今太上違豫大喪

乏主國勢岌岌人情皇皇太上之詔不可以莫之受也太皇太后之命不可以莫之承也且太皇太后非為陛下計之也今陛下乃執人子之一謙忽國家之大計是蹈匹夫之小諒忘天子之大孝也呼吸之頃有安有危其若太上皇帝太皇太后何其若宗廟社稷何上懼然抆淚愀然勉從不得已側坐御座之半公與同列再拜上亦荅拜公與同列又奏曰太陽下同萬物可乎正君臣之分請自今始公與同列又再拜上猶立而受內侍

扶導上詣梓宮前行謝禮畢上衰服出至大次猶立久之公與同列再三固請上始正御座朝百官退遂行禫祭之禮晷刻之間人情大定中外相賀驩聲雷起乙亥除參知政事兼同知覃恩進兩官公曰國卹尚新天命有屬詎可因以為利即上章力辭曰陛下承太上之倦勤奉祖后之慈訓勉為宗廟社稷計非以得位為樂聖心所形臣實親見君臣之間自當交修此義豈應遽冒非常之渥辭不獲命止拜一官十二月庚午除知樞密

院公為山陵使時葉公適以大府卿總餉淮東將行丞相趙公曰明舊除知院入國門其少需往謁之朞且去士論未一非余公不能任慶元元年四月己未拜右丞相公辭免之章云好惡偏而黨論未息非包荒鎮浮之量何以調一於異同葢指是也朝士誦之中外傳之於是人人相慶得賢相望太平云二年正月拜左丞相公清介誠實好惡無偏恪守法度務行故事力主公議愛惜名器每與朝士接必從容訪問人才記其姓名以備

選掄一日謂侍郎楊公輔曰公蜀之望幸疏其賢士得三十餘人多所拔任先是年饑淮浙江東請錢請粟於朝以為賑貸其數萬萬公言於上悉從之都城居民以戶計者十一萬二千有竒元年米斗千錢公請發太倉之粟下其估以糶至今年秋成乃已所活何數公憂民之憂損膳饈自春徂秋至不肉食雨暘或愆禁以私錢朝廷雩禱公每贊上以實應天不專禮文有禱輒應至是大熟因請廣糴積倉以備水旱四方或小有變異必

聞於上請恐懼修省謹終如始異時錢與券相爲母子以濟邦用至是券日輕公私交病議者盈廷莫捄其敝公請出度牒以收券之力發都内以散錢之出嚴大農受入之令守錢券十半之約於是母子相平年蒙其利臨安之民有口筭之錢曰身丁者台嚴湖三州之民有口筭之錢曰丁絹者請與復三年衢之五邑自兩税之外非經數者其名又十有四公請與損其十每歲所蠲爲緡錢者四萬有奇免符既下五州父老欣戴上恩喜

極而泣時方事叢朝廷文書賞誅予奪政令罷行公一
一觀省勾校不舍晝夜小有吏謾靡鎛不燭靡懲不深
三省黠胥不寒而栗朝士相語昔未睹聞史館書成品
彙孔庶皆公典領屢趣奏篇將議行賞公當首蒙澤者
公以國卹事之方殷至於彌文非所宜急皆抑不行時
有貴戚方見親信丞相趙公欲疎斥之議泄竟以論去
道學之士遂為深讎依附者日衆内外相扇浸不可制
指趙公為黨魁其甍於湖湘也卹典未行議論紛起公

曰此不可以衆多之口奪也設若有罪其自當之即以復官歸葬奏請衆皆不樂浙西常平使者黄公灝以擅放民租遠竄知婺州黄公度以隱芘屬吏褫職罷郡是皆有深怨者公為執奏止從薄罰追呂公祖儉南遷抹解弗獲朝士有知公者直以公議相勉責公曰某自分決當去恐他日將有大於此者耳未幾有上書者造設虛詞誣陷浸淫殆不忍聞公即緘其書而眦睚已深媒蘖已熟有成畫矣詔公與蜀帥趙公彦逾具即位本末

來上盍謂趙公與丞相嘗有隙疑公相代爲相不相能
冀有所中傷因興大獄一時名士一網可盡公食不能
咽寢不能寐亟專介走成都期以守正要以同辭未達
而趙公所撰受禪本末之書已至公取副本觀之曰大
體得矣若公所譔甲寅龍飛事實則皆主丞相趙公以
明其功曾不自述其協贊之力微其辭彰其義議論平
實雖時論多所不快而姦謀竟息外間所傳出於意料
往往亂真唯晦庵朱公熹見之嘉歎美曰余丞相此書

却不失實門人共聞其書遂傳㑹貴戚除節鉞制詞盛推定策之功公不自顧計徑貽其麻然猶使竝縁事實者其慮固深公自是憂見顔色義激肝腸謂知院鄭公僑何公澹曰其欲有所啓奈無助何二公安得獨爲君子公又以語楊公輔相協濟他日公獨見上開陳甚容且曰除從官而中書不知朝綱已紊禍本已滋聞者遷怒公知事不可復爲變不可再激即抗章引疾其黨尚嚴憚公不敢侵後益追怨公戒子弟毋入京求仕公旣

去善類始思公之有力其迹之彰彰者如此至若彌縫
密勿省幾燭微潛消陰制深計遠慮宜不得盡知公嘗
語所親吏曰某備位宰相無他長唯以全護善類爲急
其他皆所可畧要不可與此等爭虛名而使士大夫受
實禍此公之盛心也葢當公之秉國適有道學相攻之
隙事方咼沸未易和調非少有縱捨而徒爲矯亢其勢
莫遏其欲未厭名雖公歸禍將世徧故利欲飽而黨錮
解此其驗也楊公輔貽書於公亦謂公危言勁論世所

不能即明出處曲全善類辭顯義白其大端不可淹沒如此可謂深沉弘遠真大臣事業非淺之為丈夫者矣一時士大夫雖禍不深坐廢不久終當藉以扶持宗社公之為功必有能明之者公堅卧遂稱病篤求去懇切同列合辭於上前請勿聽公去上一再却延奏牘寛期賜告令侍醫視藥大官賜膳公固請去位上不得已四月甲子除觀文殿大學士判隆興府辭行名見内殿有詔免拜賜坐撫問周洽遣中貴人至江亭賜黄金二十

五鎰及幣帛茗黃公又辭郡故有洞霄之命上又遣中
貴人傳詔撫問賜銀奩香茗公之師長沙也三辭不獲
命至則除諸邑頻年之積逋以寬民力劾武岡擾蠻之
兵官以安溪猺窮日力以決民訟夙夜勞勩體為之瘠
有勸以勿勤小物公笑曰吾平生在官竊一日之禄必
殫一日之勞可以老而改乎後再帥長沙暑行屬疾遂
薨於位時有大星霣於其里之側云曾祖慶祖鐸父繪
俱贈太師追封岐益蜀國公妣虞氏贈燕國夫人娶葉

氏封福國夫人七子峴承議郎主管佑神觀未除公喪
而卒嶧承議郎新權通判信州軍州事兩預秋薦嶸第
進士宣教郎有旨除二令峻承務郎嶒岠未命皆早卒
岡承奉郎擬監兩浙路臨安府浙江渡三女長適從事
郎新監慶元府鄞縣大嵩鹽場支鹽官毛淮次適迪功
郎湖州歸安縣主簿徐質夫次尚幼孫男三人瑑承務
郎新監饒州永平監珙璹承奉郎孫女三人長適迪功
郎新建寧府崇安縣主簿徐鑄次適迪功郎新鄂州江

夏縣主簿劉常道次尚幼曽孫一人初蜀公一兄已與分産未幾而貧悉以畀之性喜濟物飢者發粟貸者折券鄉里稱為仁人長者公奉母夫人禄養所至扁其堂曰戲綵既没永慕言之必泣弟端誠先官之而後及已子在官得俸亦以分兄弟之子及其逺族云公孝友誠慤公忠廉介出於天資自少至老無一語欺蹈規履矩日自儆戒體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及其在人主之前骨鯁切直攖鱗苦口自敵以下有不堪者謀大事决大

疑人所恍駭公處之凝然決之沛然也不念舊惡不阿其勢在當塗有江東漕嘗使酒嫚罵公者公與彼交章相避遂兩罷為祠官後公長天官其人為貳踧踖求去公與之傾心盡歡仍薦其壻其人媿服人服其厚其在從列時宰嘗屬公薦其人公不承命人服其剛其在相位才朞年耳天下方望治而謝病堅卧三月至補外得請乃出故天下至今惜之嶧與諸孤將以嘉泰三年正月十三日葬公於龍遊縣霧山鄉石壁之原以書來請

銘銘曰

紹熙末祚光考違豫仰曠居廬俯曠機務兆人皇皇靡所歸赴宅憂繼難非上而誰聖考有命其代予悲皇上益謙十命百辭雨泣其洒推去天衣公自宥府夾日以飛時乎孔艱公乎焉依國有大疑公作寶龜國有危事公作金隄有昊斯岌公作天柱后土斯陷公作嵩阜皇曰汝嘉其遂相乎自右而左四國是孚公感主知夙夜其劬先物以興後昳以餔以汔於痛弗有其軀推轂帝

車匪堯弗塗鳴球天耳匪臯弗謨孰彥而醫孰嬛而瘠孰憲而戾孰鑄弗壁椻而彙之膏而遂之繩而墨之塹而柵之五月而濟朞年而乂方駕而柅方楫而彌留弗可留致其可致楊清馬誠韓連杜止前五百歲一有其四後五百歲一無其二肅如清風聞者興起勲勞智名帛素竹青朱熹所稱楊輔所譝有馨有煙對越圜淸侯誰濟登汲古書生

樞密兼參知政事權公墓誌銘

淳熙十五年四月予上章得補外同郡今監察御史曾公三復餞送於西湖之上監六部門權侯安節偕來曾公坐定忽跪而請曰權侯將有請焉願為其祖樞密公追碣其竁予曰諾後五年予歸自金陵過清江其太守郊迎乃權侯也前請偬倥予忘之矣而侯獨不忘再請申前諾予其可辭公諱邦彦字朝美河間人曾祖顯祖慶俱贈正奉大夫父經贈光禄大夫儒學三世而光禄公為時名儒號無相居士公自兒時嶷如成人七歲閒

講毛詩公退即能為家人說大義自力學至忘寢食寒暑十三入郡學頭角嶄然張廷堅與光禄公遊見公竒之曰真名家駒一日千里試入太學崇寧四年賜一舍及第釋褐授從事郎青州教授歷睦親西宅宗子正提舉河東録事除太學博士徽宗幸學設幄堂上延見諸生命公講下武詩音暢理明天顔喜甚恩錫有差轉朝請郎改辟廱國子司業宣和初遷左司員外郎徽宗有意用公而公與宰相王黼異議黼嘗欲官饔人子衣之

品服公言孔子惜一繁纓今以命服服奴人乎糊啣之故遣之使遼敵帥面授國書責公雙跪公曰非南朝禮也行人不敢承命敵帥大怒竟莫奪公之在遼也審知女真强盛日睹官軍驕惰歸言於上請檄兩河繕甲兵固吾圉益厚北朝之好無令邊臣生事敗盟不然必有脣亡齒寒之患且言帥臣沈積中與詹度不咸當黜不報尋除集英殿修撰知易州女真果攻京師欽宗受禪公復為左司靖康元年十月改宗正少卿除直徽猷閣

知冀州辭行欽宗勉之曰兵起北方士大夫悉求南鄉獨請北真能體國公道逢士夫自大名歸者語公敵且再入毋往公曰吾得死所矣命駕亟行高宗皇帝以康王為大元帥起兩河兵入衛王室以公為計議官公將冀兵與宗澤兵皆師于澶淵與澤兵于丁未三月自澶淵趨據刀馬河拒敵列砦數十去京不遠敵騎充斥諸路兵約同進者不應澤曰是以肉食虎耳乃師于曹之南華及二聖北狩上檄諸路追襲公與澤兵復之衛之

滑敵已渡河公與澤同表勸進及蚤正位號以繫民望者五上即位公與澤同徃大名募義兵上亟召公與澤赴行在所公乃回軍自京師赴都道除公帥荆南澤襄陽既抵行在所澤以元帥事入奏公未見閤除天章閣待制改知東平公言於上曰願陛下無輕棄南京臣當死守東平一日三被詔督之官建炎元年六月也時河北盡陷京東州縣半降金公以疲卒孤壘抗强敵幾及二年烏珠合衆二十餘萬圍城糧盡而救不至人至易

子而食然公以忠義激士猶摧鋒陷堅敵患之爲書射城中云趣降即富貴何自苦爲公駡曰吾受國厚恩當誓死以報豈忍臣仇讐力屈城破兵民爭扶公出城父母妻子皆陷敵惟一男一女一姪走及公公自列請罪上念其忠喜其至詔曰鬭穀於菟毁家以紓楚國之難顔真卿委郡而爲朝廷之歸遂原之三年以朝散大夫寶文閣直學士知江州公曰訓兵旅集舟楫積粟以防敵患請朝廷分兵守武昌襄陽則表裏之形成敵不能

窺我於是李成在泗劉文舜在舒韓世清在蘄孔彥舟在漢公以為此曹皆據江上名曰聽朝命受國爵急之則詐忠緩之則詒患皆腹心肘腋之疾宜陰備之彥舟果欲來攻知有備而退屬公丁父憂解官上惜其去三命越紼公固辭者七不獲命四年正月以寶文閣學士知建康七月改淮南江浙荊湖等路制置發運使初建康遭敵焚戮城野一空公竭力安集不數月市小整人以更生繼總漕事轉輸六路多受命朝引道走江東西

革媮懈撿欺隱覈逋亡責稽滯水陸程轍餘五十里財用湊集於行在所在億萬計有詔嘉歎紹興元年入為兵部尚書兼侍讀二年五月除簽書樞密院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謂宜乘機者三祖宗德澤在人人心未忘王師一興諸路響應一也内則淮海之敵騎悉往西北以虛其南外則林牙等浸大患在腹心以牽其北二也近覘者報敵兵疲於浚河之役而守淮之兵皆持梃之農夫三也譬諸奕爭先而已安可隨應隨解不制人而

制於人哉不然疆理淮堧以連下邳藩屏荆漢以通上
流指顧蜀隴以成建瓴東下之勢亦策之次也朝廷用
其次云復有中興十議其一謂宜以天下為家進圖洪
業恢復土宇勿偷安於東南其二謂駕御諸將宜威之
以法而限之以爵其三謂宜命講讀之臣於所論說之
外取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於前以裨
聖學其四謂宜觀傷善妨賢之說偷安苟合之佞市恩
立威之姦懷諼罔上之欺聽其言察其事則忠邪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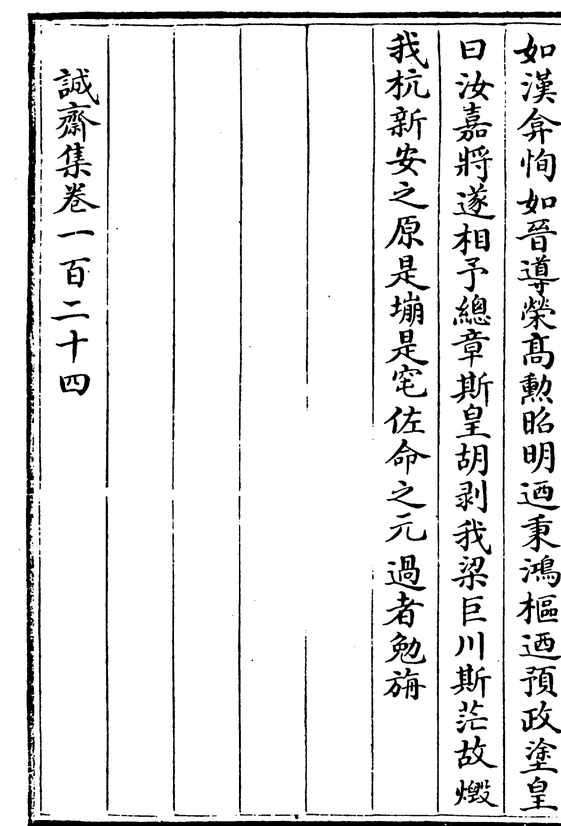
其五謂愛民先愛其力寛民先節其用又謂朘已以佐
國用當自宰執始又謂分闔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
能為必得賢大將然後可又謂制置一官宜可省也盍
令沿江州縣各備其境内而總之以連帥上荆鄂江池
下至采石京口講之有方委之有人防秋上策也又謂
宗室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贊密勿留宿衛
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又謂人事盡則天悔禍否則恐
天未欲平治也不可獨歸之數上甞語及春秋三傳異

同公曰孔子作春秋游夏且不能措一辭上又曰至誠力行者其善惡不可掩公曰惟天下至誠為能化不誠未有能動者上又曰堯舜以道治天下不過無心公曰堯舜之治道其要在命九官去四凶公遂言曰願陛下無忘在澶時無忘渡江時未幾以簽書樞密參知政事數月上欲大用公三年二月己丑以瘍髀薨於位上震悼親臨其喪贈正議大夫謚以金帛官為護喪歸葬於嶽之婺源官其家七人女家三人公風骨奇偉眉次恢

廓學術才氣過人數等性至孝初無相在鄆卧病公雖從戎然沃盥必親執藥物必親嘗未嘗解衣而寢及無相歸汶上道梗不通公在九江每北望長號之廬山飯僧泣血禱佛冀父子如初三月而訃告至力乞終喪七請不許公感上深知每誦曰責難於君謂之忠吾君不能謂之賊婺源之東山水奇變築室其上自號且然居士有古律詩二百八十首雜著書啓章奏百三篇其所述作初若寂然無營忽揮翰如飛不加點雅善草聖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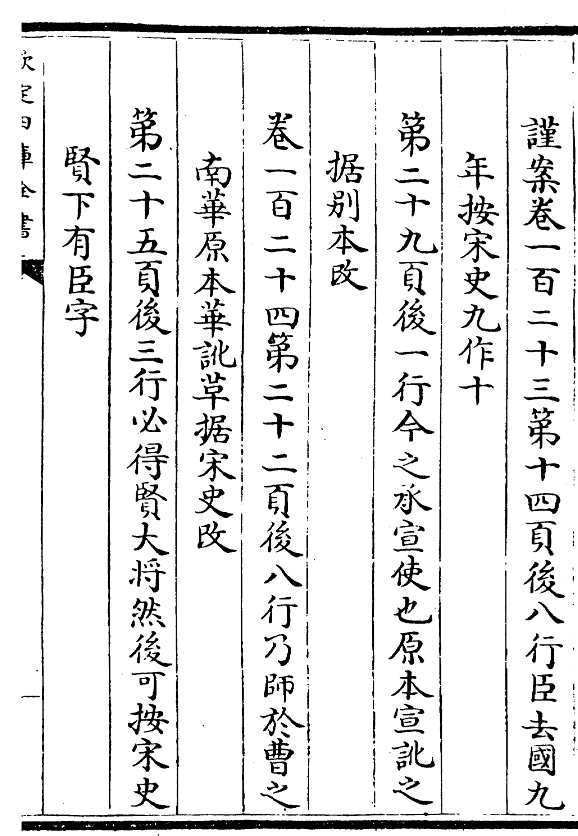
大夫游其門者如周葵樓炤潘良貴呂廣問梁揚祖皆為世名臣配呂氏先公卒汶上封樂平郡夫人繼室李氏封隴西郡夫人子男一人嗣衍女一人嫁韓穮孫一人即安節也傳家學有祖風云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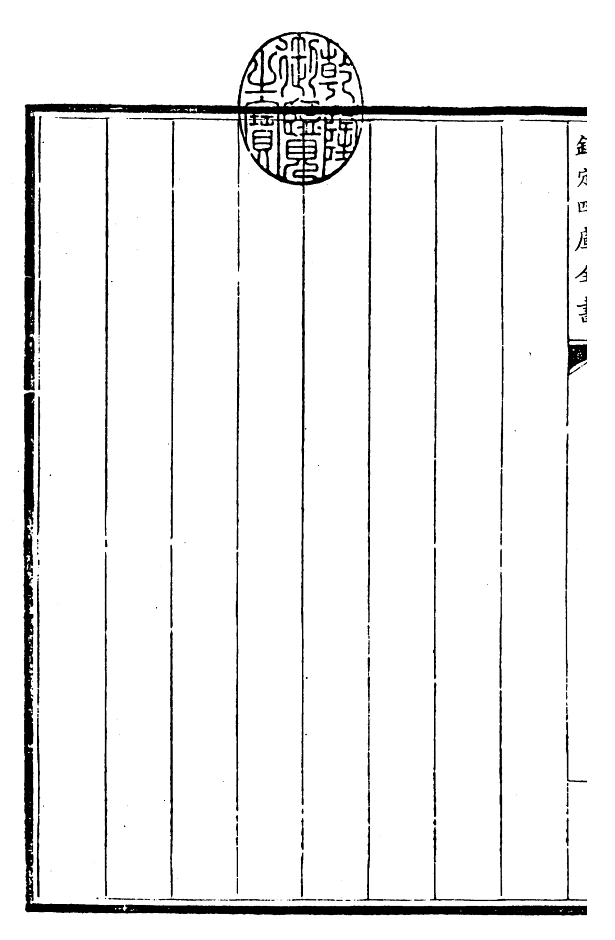
太陽嚮晨賓以啓明應龍將昇從以裔雲巨宋再昌天啓高皇文武權公襄我烈光維時敵塵塞於窿旻滓於厚坤白晝為昬維皇勃興赫濯聲靈手其青萍叱彼丁零惟公孤忠杖策以從補天重光扶日再中如周甫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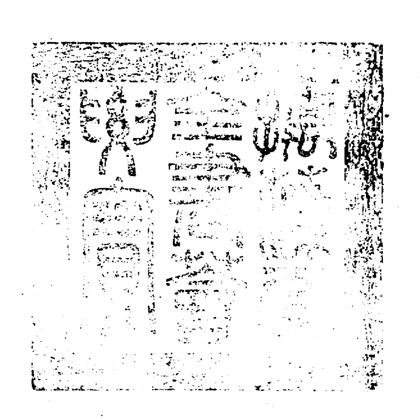
如漢弁恂如晉導榮高勳昭明迺秉鴻樞迺預政塗皇曰汝嘉將遂相予總章斯皇胡剥我梁巨川斯茫故𤓰我杭新安之原是堋是宅佐命之元過者勉旃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四


謹案卷一百二十三第十四頁後八行臣去國九
年按宋史九作十
第二十九頁後一行今之承宣使也原本宣訛之
据别本改
卷一百二十四第二十二頁後八行乃師於曹之
南華原本華訛草据宋史改
第二十五頁後三行必得賢大將然後可按宋史
賢下有臣字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昭
校對官編修臣范　衷
謄録監生臣馬嗣佺